



## 馬祖道一與江西洪州禪

禪宗自弘忍以後，成爲南北對立，即由慧能與神秀，各擅所長，形成南宗與北宗。其後北宗漸衰，南宗獨盛，逐漸代替了整個禪宗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南宗又分成各種派系，其中能夠擔當起慧能之後禪宗發展重任，使禪宗在思想上趨向成熟，在組織上趨向完善，因而達到全盛的，要推南嶽懷讓一系馬祖道一所創的

江西洪州禪和青原行思一系石頭希遷所創的湖南禪。贊寧在《宋高僧傳》中曾稱：「自江西大寂、湖南主石頭，往來憧憧，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。」這也是說，江西洪州禪和湖南禪，是慧能以後禪宗諸流派中最主要的兩個派系。而在這兩大派系中，江西洪州禪以其特別鮮明的性格，對後來禪宗發展的影響最大。據《祖堂集》等的記載，慧能曾對懷讓說過：「馬駒踏殺天下人。」這預示着馬祖道一的禪法，將稱雄於天下。其後禪宗發展的事實，證實了這一點。馬祖道一所創的江西洪州禪，確實對禪宗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。特別是道一的弟子百丈懷海提出的「農禪並重」原則，在中國禪宗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直到今天，「農禪並重」這一原則，仍爲各地叢林作爲佛教的優良傳統而被

繼承和發揚廣大。因此，完全可以說，江西洪州禪的出現，使得中國禪宗的發展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。爲此，本文擬對馬祖道一所創的江西洪州禪，作些簡要的介绍，對其在禪宗發展史上的地位與作用，作些必要的論述。

### 一、馬祖道一的生平事蹟

江西洪州禪的開創者是馬祖道一，故在論述洪州禪時，必先介紹馬祖道一的生平事蹟。但有關馬祖道一的生平事蹟，佛教史籍的記載並不一致。今綜合《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並序》、《圓覺經大疏鈔》、《宋高僧傳》、《祖堂集》及《景德傳燈錄》等的記載，略述其生平如下。

馬祖道一（七〇九——七八八），漢州什邡（今屬四川）人。俗姓馬，名道一，後人稱他爲「馬祖」、「馬大師」或「馬祖道一」。又因他長期於江西弘揚禪學，故亦稱「江西馬祖」。他初從資州（治所在今四川資中）唐和尚處寂披剃出家，在渝州

（治所在今四川重慶市）圓律師處受具足戒。曾師事過金和尚無相，隨之學禪。其後離開四川，到湖南南嶽衡山，住傳法院，終日坐禪。心性孤傲，自命不凡，有來訪者，都不加理睬。後被懷讓所發現，認為可以造就，於是就想辦法加以啓導。傳說懷讓故意在道一面前將一塊磚頭在石上磨來磨去，道一見了非常奇怪，就問懷讓磨磚做什麼？懷讓回答說：「磨磚是爲了做鏡子。」道一說：「磨磚豈得成鏡？」懷讓即說：「磨磚尙不成鏡，坐禪豈得成佛！」道一又問：「那麼如何才能成佛呢？」懷讓即進一步發揮說：「你是要學坐禪呢，還是要學坐（作）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；若學坐（作）佛，佛非定相。於法無住，不可取捨，何爲之乎？汝若坐（作）佛，卻是殺佛；若執坐相，非解脫理也。」道一聽了，又問：「如何用心，即合禪定無相三昧？」懷讓回答說：「汝學心地法門，猶如下種，我說法要譬彼天澤，汝緣合故，當見於道。」道一據此又問：「見道當見何道？道非色故，云何能觀？」懷讓肯定地說：「心地法眼，能見於道，無相三昧亦復然乎！」道一聽了懷讓的這些說法，即「豁然開悟」，而且是「一蒙開悟」，即「心地超然」，從此「侍奉十秋，日益深奧」。

道一在懷讓處一住十年，對曹溪禪法，深有領悟。天寶二年（七四二），前往建陽佛蹟嶺（今屬福建），開始聚眾教化，自創法堂，開堂說法。不久又遷往臨川（今江西臨川縣）西里山，旋移往南康（今江西南康縣）龔公山。這段時間，前後約有二十餘年，他在這些地方廣聚徒眾，隨所化攝，終於形成一股較強大的佛教勢力。大曆四年（七六九），他又移住洪州（今江西南昌縣）開元寺。從此他以洪州爲基地，作爲他創宗立派的中心。是時學者雲集，禪風大盛。其後又經過他弟子輩的進一步弘揚，終於形成了當時勢力最強大的洪州宗。道一在洪州弘揚禪法近二十

年，於貞元四年（七八八）圓寂，唐憲宗敕諡「大寂禪師」。

## 二、洪州禪的中心思想

洪州禪的創立者是馬祖道一，故洪州禪的中心思想主要是馬祖道一的禪學思想。但是，馬祖道一沒有什麼著作留世，祇有在一些語錄和塔銘等的記載裏，留有他的一些思想行事。遺憾的是這些思想行事，大都是後人的傳說。而且由於他的門人弟子特別多，所傳的主張也不甚相同，所以愈向後傳，其失真的可能性也就愈大。因此，要全面正確地瞭解道一的禪學思想，是比較困難的。這裏僅依據宗密的有關論述以及《祖堂集》等所載，略述洪州禪的主要思想。

宗密在《圓覺經大疏鈔》中，曾對洪州禪的思想作了這樣的描述：「起心動念，彈指磬咳揚扇，因所作所爲，皆是佛性全體之用，更無第二主宰。如麵作多般飲食，一一皆麵。佛性亦爾，全體貪瞋癡、造善惡、受苦樂故，一一皆性。……貪瞋、煩惱並是佛性。佛性非一切差別種種，而能作一切差別種種。意准《楞伽經》云：如來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，起生受苦樂與因俱。又云佛語心。又云：或有佛刹，揚眉動睛，笑欠磬咳，或動搖等，皆是佛事。故云觸類是道也。言任心者，彼息業養神之行門也，謂不起心造惡修善，亦不修道。道即是心，不可將心還修於心；惡也是心，不可以心斷心。不斷不造，任運自在，名爲解脫人，亦名過量人。無法可拘，無佛可作。何以故？心性之外無一法可得。故云，但任心即爲修也。」宗密在這裏指出，洪州禪的基本特點是「觸類是道」、「任心爲修」。

道一的所謂「觸類是道」，是指起心動念，彈指磬咳，揚眉動睛，都被看作是「佛性全體之用」，即衆生如來藏的體現；所謂「任心爲修」，即是在實踐上不起心造惡修善，不爲修道、學

法、成佛所拘束，而是任運自在，獲得解脫。

關於「觸類是道」、「任心爲修」的說法，在有關於述道一思想的其他史籍中亦有所記載，不過在詞句上略有不同而已，其基本含義是一致的。如權德輿的《道一禪師塔銘》中載有道一的法語：「佛不遠人，即心而證；法無所著，觸境皆如，豈在多歧以泥學者？故夸父吃話，求之愈疏；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。」道一在這裏是說，「眞如」不需別求，祇是自心和自境上的事。祇要能證得自心，於法無所執著，那麼所見的境界，就都是「眞如」了。這種「觸境皆如」，和宗密所說的「觸類是道」，雖在文字上有些出入，其基本含義都是一致的。

此外，在《祖堂集》中，也記載有道一的另一則法語：「隨時言說，即事即理，都無所礙。菩提道果，亦復如是。於心所生，即名爲色，知色空故，生即不生。若體此意，但可隨時著衣吃飯，長養聖胎，任運過時，更有何事！」在同一《祖堂集》中，還有記載說，西川有一位黃三郎，在八十五歲時前往謁見馬祖道一，說「若不遇和尚，虛度一生；見師後，如刀割空。」道一則說：「若實如此，隨處任眞」。這和宗密所說的「任心爲修」，其含義基本上也是一致的。

由此可見，宗密所說的「觸類是道」、「任心爲修」，確實可以看作是洪州禪的中心思想。

「觸類是道」、「任心爲修」作爲洪州禪的中心思想，它還涉及到了「道」和「心」這兩個重要的基本概念。道一對這兩個概念的含義及其相互關係都有進一步的論述。

什麼是「道」？道一認爲「道即法界」。《馬祖道一禪師語錄》中說：「道不用修，但莫污染。何謂污染？但有生死心，造作趨向，皆是污染。若欲直會其道，平常心是道。何謂平常心？無造作，無取捨，無斷常，無凡無聖。經云：非凡夫行，非聖賢

行，是菩薩行。祇如今行住坐臥，應機接物，盡是道。道即是法界，乃至河沙妙用，不出法界。」「法界」在佛教思想中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，它有多種含義。一般認爲是指意識所緣對象的一切事物，也就是「眞如」，或指一切諸法。道一說「道即法界」，意思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「道」。所謂「觸類是道」，也就是說，「行住坐臥，應機接物」，凡是我們的一舉一動，所接觸到的一切事物，都可稱之爲「道」。所以道一又說：「道不屬修，若言修得，修成還壞。」（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八）它祇能「體會」，因此道一又說：「且教伊體會大道」。（同上）

什麼是「心」？道一認爲，「心即是佛」，「佛即是心」。《祖堂集》中記述了一則道一開示學人的法語：「汝今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是佛心。是故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，傳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開悟，又數引《楞伽經》文以印衆生心地。恐汝顛倒，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，故《楞伽經》云：佛語心爲宗，無門爲法門；又云：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，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」道一在這裏，明確地提出了心即是佛、佛即是心的「即心即佛」或「即心是佛」說。但是，道一並沒有到此爲止。他認爲，「即心是佛」之說，還是容易造成執着。因此，他在「即心是佛」的基礎上，又提出了「非心非佛」之說。在他看來，「即心是佛」之說，乃是指示學人的一種方便，如果從中道實相的立場上說，應該是「非心非佛」。《馬祖道一禪師語錄》中載有這樣一段話：「問：如何是佛？師云：即心是佛。……問：和尚爲甚麼說即心即佛？師曰：爲止小兒啼。曰：啼止時如何？師曰：非心非佛。曰：除此二種人來，如何指示？師曰：向伊道不是佛。曰：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？師曰：且教伊體會大道。」這裏是說，「即心是佛」作爲禪僧自悟是必要的一個基

礎，但是最終覺悟的境界應該是「非心非佛」的理想境界。

但是，我們從道一對學人的開示來看，他提出的「即心是佛」與「非心非佛」，似乎是對不同對象的各別引導，也就是佛教中常講的「應機說法」。所以無論是「即心是佛」還是「非心非佛」，都可以使禪僧達到自悟。據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七的記載，明州大梅山有一位法常禪師，初參道一，問道：如何是佛？道一回答說：即心是佛。法常當即大悟。後來法常離開道一到大梅山，道一知道後就派一僧人去試探他開悟後的情況：「問云：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，便住此山？」師云：馬師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這裏住。僧云：馬師近日佛法又別。師云：作麼生別？僧云：近日又道，非心非佛。師云：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。任汝非心非佛，我祇管即心即佛。」後來這個僧人把這一情況向道一作了匯報，道一聽了便歎道：「梅子熟也。」從這裏可以明顯地看出，儘管道一後來已經提出了「非心非佛」的主張，但仍然同意法常禪師堅持「即心是佛」的觀點，還稱讚他是「梅子熟也」，意即得到了很高的覺悟。

道一不但對什麼是「道」、什麼是「心」都作了論述，同時也對「道」與「心」的關係作了一些說明，這就是宗密在《圓覺經大疏鈔》中評述洪州禪思想時所說的：「道即是心，不可將心還修於心；惡也是心，不可以心斷心。」這裏把「道」和「心」看作是一種「相即」的關係。

總之，馬祖道一所創之洪州禪的中心思想「觸類是道」、「任心為修」，其主要意思是，禪師們個人的行、住、坐、臥以及所觸及的事物和境界都是「道」，它把禪與個人的日常生活、行為、意義、感情等等打成一片。而這個「道」不需要從「修」得來，祇要任運自然地從自心中體悟出來。這些思想，對後來禪宗頓悟思想的創立和發展，有相當大的影響。

### 三、洪州禪風盛行的主要原因

馬祖道一創立的洪州禪，在當時盛極一時，有其多種多樣的原因，概括起來，有以下三個方面。

#### (一) 地方官吏的重視與支持

道一在江西傳禪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功，原因之一是曾得到地方官吏的重視和支持。

積極支持道一到江西傳禪的是路嗣恭。他在大曆六年（七七一年）出任江南西道（包括今江西、湖南在內）都團練觀察使，以善理財賦而聞名當時。大曆八年兼任嶺南節度使，在平哥舒晃廣州之亂時，因起用「流人」、招集「義勇」而致勝。他曾特地邀請道一進入洪州（南昌）傳禪，在當時影響極大。其後，他的兒子路應，於貞元初出任虔州刺史，詔嗣父封，累遷宣歙池觀察使。他的另一個兒子路恕，曾任鄜坊、宣歙觀察使，死後贈「洪州都督」。他們兄弟倆都能繼其父志，全力支持道一禪系在江西的流傳。由於路氏家族兩代人約有半個世紀都積極支持道一在江西弘禪，故道一禪系能在江西得到迅速的發展。

曾為道一撰寫塔銘的權德輿，也是洪州禪的積極支持者。權德輿在貞元、元和間為縉紳羽儀，早年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為判官，又曾是裴胄幕僚。李兼是道一禪系的支持者；裴胄是以佞佛受譏的裴寬宰相之子，也曾出任過江西觀察使。他和其父一樣，是道一的支持者之一。裴寬的另一個兒子裴諤，歷任虔州（江西贛州）、饒州（江西波陽）等地刺史，晚年拜河南尹，也保持其父稟承佛教的家風，積極支持道一。權德輿大概是受到他們的影響，對道一非常欽佩，全力支持。他自稱「往因稽首，粗獲擊蒙」，「已被清涼」。他為道一所作的《塔銘》，實事求是地對道一作了很高的評價。時至今日，這一《塔銘》仍然是我們研究

道一禪學思想的重要史料。根據有關史料的記載，自代宗以來，凡是在江西作官的，幾乎無一不扶植道一禪系的發展。

正是由於一些地方官吏的重視和支持，為道一禪系在江西的弘傳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，同時其影響還擴展到周邊省區和皇室，從而使洪州禪系最終成為中唐時期的最大禪系。

### (二) 衆多門徒的弘揚

道一門下弟子之多，在中國禪宗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的。

《祖堂集》稱「大師下親承弟子八十八人出現於世，及隱遁者莫知其數。」《古尊宿語錄》及《景德傳燈錄》則稱「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，各為一方宗主，轉化無窮。」這些徒衆，他們分佈於四方，弘傳道一禪系的禪法。據有關史料記載，道一的徒衆主要分佈於江南兩道，特別是分佈在以洪州（南昌）為中心的江西，以潭州（長沙）為中心的湖南，以及京兆、洛陽、河中地區。此外，安徽的池州（貴池），江蘇的揚州、常州和蘇州，浙江的越州（紹興）和杭州，福建的泉州，江西的處州（贛州），廣東的韶州（韶關），湖北的鄂州（武漢）、隨州（隨縣）、荊州（沙市）、襄陽（襄樊），湖南的朗州（常德）、澧州（澧縣東），河南的唐州（泌陽）、洛陽，陝西的長安（西安）等地，都分佈有道一的門徒。甚至在山西、河北境內，也有少數道一的弟子在那裏弘傳禪法。如此衆多的門徒，分佈地域如此之廣，這在中國禪宗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。

這許多門徒，他們各自弘化一方，雖然見解並不完全一致，但都是打着道一禪系的旗號，弘傳的都自稱是道一禪系的禪法。杜繼文和魏道儒合著的《中國禪宗通史》一書，認為道一的衆多門徒，他們各以自己對道一思想的理解而進行傳禪活動，因而帶上了許多特點。這些特點概括起來，可分三類：其一為應唐王朝

徵召的京禪類，以惟寬和懷暉為代表；二是在理論上多有發揮的理禪類，以大珠慧海為代表；三是在實踐上大有創新的農禪類，以百丈懷海為代表。這些分析，基本上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。

正是由於道一衆多徒衆的大力弘揚，才使洪州禪很好得到迅速的發展。

### (三) 在禪學思想上有所創新

道一創導的洪州禪，在禪學思想上有許多創新。他提出的「觸類是道」、「任心為修」的說法，實際上是在禪宗內部提倡一種思想解放運動。認為禪僧們的一舉一動，所謂起心動念，彈指磬咳，揚眉動睛，都是「佛性全體之用」，因而「隨時著衣吃飯」，也能「長養聖胎」。這樣，他就把禪推向了世俗生活，使禪趨向生活化。同時，他以此為基礎，在禪的實踐上建立了起了一種體系，即極力否定坐禪和語言文字對於悟道的作用，強調一種直覺的心領神會。這種思想和實踐，後來發展成為專以隱語、動作、畫圓相、踢打喝罵等等的「機鋒」。這種禪風，對於一些長期受物質和精神壓抑的知識階層，以及下層民衆渴望精神解脫者來說，無疑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從而獲得了更多的信徒。同時，道一由主張「即心即佛」發展到提倡「非心非佛」等等的禪學思想，也非常新穎，很適合渴望思想自由的禪僧們的口味。

正是由於洪州禪的禪學思想有許多創新之處，而道一本人又根據自己的思想，堅持以社會生活為禪的實踐舞臺，深入下層，與廣大民衆為伍，瞭解民間疾苦，在失意的知識階層及普通平民中弘傳禪法，所以洪州禪能在較短的時期內獲得很大的發展。

總起來說，洪州禪能在不很長的時期內獲得較快的發展，除了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外，也是禪宗內部自身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，其中道一及其門下弟子的努力，起了重要的決定性作用。